# 笛声箫韵 – 汉乐与汉文化

我喜欢笛箫，是喜欢那或穿云裂石，或清婉悠扬的音色；是喜欢那或激昂高亢，或苍凉幽咽的曲调；更是喜欢那背后蕴藏着的，仿若从前朝吹来，拂过今世浮华的古风雅意。柔肠百转的玉笛才女，飘逸出尘的洞箫侠客，这样的意象常见于各种仙侠、武侠题材作品中，时而出现在金庸古龙的书里，时而出现在仙剑古剑的游戏中，又时而出现在古风国风的乐曲间，不经意间，就让向往侠的少年心，将笛箫视作了其在现世的寄托。吹一曲笛箫、舞一番剑刀，踏一遍江湖，弄一场风骚，后面几者当然是很难真的实现了，也唯有笛箫，能让逐渐长大，步入社会的我，回味儿一下恣意昂扬的少年之梦想，偶尔在空旷无人之处取出来吹一曲，似乎自己成了隐匿在市集的侠客，就如龚自珍那首七言绝句所描绘的一般：

少年击剑更吹箫，

剑气箫心一例消。

谁分苍凉归棹后，

万千哀乐聚今朝。

笛与箫，是我们汉民族传统的吹奏乐器，蕴藏着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文化。比如那名曲梅花三弄，高洁之士借笛音便能通晓心意；比如那典故悲歌散楚，思乡之人闻箫声就已潸然卸甲。“笛奏龙饮水，箫鸣凤下空”，诗仙李白拿龙凤之音来类比笛箫之声，龙凤者，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图腾，是精神寄托，龙凤之音或许没人真的听过，但笛箫之声却可以一定程度弥补我们的想象，大概就是因为其内同样有着我们民族的感情寄托吧。而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中，也处处有着笛与箫的影子。多少文人墨客的诗歌辞赋里，都可以看到对它们的赞美。其中尤为经典的当属苏轼的《赤壁赋》了，其中这么描述道：

客有吹洞箫者，倚歌而和之。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

这几句描写，真让人感觉身临其境，如同听到了这样的箫声一般，可谓把箫的美描绘到了极致。可以说，笛箫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早已深深结合在了一起。笛箫之中，处处都是传统文化的烙印；文化之内，随处可见笛声箫韵的影子，在传统文化相对没落的现代化的今天，玉笛一声，洞箫一曲，隐约中却仍感受到千百年前的风与影。

笛声箫韵，笛与箫常常被并列谈起，但其实笛与箫是不能泛而概之的。横笛竖箫，这只是最基本的结构上的区别，笛有笛膜，发绳更清脆、嘹亮，箫则更为浑厚深远一些。其他一些细节上的差别，我毕竟不是专业的，不敢妄议，但这些细节上的差别确实赋予了笛箫以不同的文化内涵。有这么一种说法是我比较认同的：

笛在于高，箫在于远；

笛在于声，箫在于韵；

笛在于指，箫在于气；

笛在于巧，箫在于玄。

体现在文化上，则描绘笛的文辞意境多是清扬欢快的，稍带着人间的烟火气息，而描绘箫声的则多带有悲情色彩，寂寥深远、悄怆幽邃。当然这并不准确，李叔同的《送别》一词中就有“晚风扶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”这么一句，笛一样能做悲凉氛围的渲染，箫当然也能吹出高亢清扬的曲调，具体还是看吹奏的人自己的情感与心境。毕竟，同样都是由竹的音质，笛与箫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相互代替的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笛箫在大多情况下的确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意境。对比王褒《洞箫赋》、马融《长笛赋》，同是竹，制作笛与制作箫的竹子都是不大一样的。王褒笔下的竹子生性多情，他着重写竹在春秋两季来自周围动物的感受：春天，寻找伴侣的鸟在竹下欢乐地游玩，成群的鸟在竹枝顶上嬉戏飞翔，秋日，蝉等昆虫感受到清秋凄冷不再进食，只是长长地苦吟，猿猴在竹间寻找，悲凉地长啸。禽鸟、昆虫、猿猴，或孤独，或成群，或欢快地嬉戏，或悲伤地哀鸣，情感的强烈变化，似乎伴随着季节变化，浸润竹的全身，箫竹特别深刻地承接了动物的乐与悲。马融笔下的竹子则更为坚韧与孤傲，他着重描写竹在秋冬的感受：猿猴，蝙蝠，寒熊，雄鹿在秋冬的寒风中号叫，即使求偶之声，也掺杂在这悲号长啸中。不仅动物感受到岁暮的艰难，秋天的苦雨，严冬的冰雪，从根部，从顶端，也磨砺着竹的感情因子。在马融的作品中，坎坷失路之人如放臣、逐子、弃妻、离友等，也都融入这悲情的氛围中。他们捶胸顿足，叹息如雷，泣血横流，夜不能寐。王褒的竹，旁边是悬崖绝壁，前面是肥沃的莽原，“吸至精”，“禀苍色”，“感阴阳”，它托身后土，得到充分的沾溉。而马融的笔下，是险峻的峰颠，冈连岭属，连绵不断。水乃激荡之水，而非滋润山林之水，摇撼其山，振动竹根。这里的水对于竹来说并非沾溉，而是磨练。这里描写出北国山川在秋冬两季的艰苦。“夫固危殆险巇之所迫也,众哀集悲之所积也”。而同是乐师，笛和箫的演奏者也有所不同。在王褒笔下，演奏者不是一般的乐工，而是极为敏感、艺术修养很高的盲乐师。演奏者的生理缺憾同他的感情特质有直接的联系：“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，生不睹天地之体势，暗于白黑之貌形。愤伊郁而酷嚼，愍眸子之丧精。寡所舒其思虑兮，专发愤乎音声”。演奏者惨烈的失眸之痛使他们心中抑郁悲愤。“不睹”、“暗于”“眸子丧精”，生理缺憾造成的也是其精神的隔绝，“愤伊郁而酷恧”，感情无法宣泄，郁积心中，只能借助于声音传达给外部世界，也就是借助于洞箫良好的艺术潜质，使其感情喷涌而出。因而洞箫的演奏及其艺术感染力，不是单纯的技巧所能奏效的。演奏者的内在感情，乃是音乐艺术效果的前提。马融笔下的演奏者却完全不同。他将演奏者比作前代著名乐师，表明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技能。作者对表演者的演奏技巧很重视，对相关的艺术修养很重视，称赞他们像著名乐师那样技艺精湛。至于其他方面。如生理的、心理的、感情的因素，在马融看来，似乎同艺术感染力间没有多大关系。

当然，一篇《长笛赋》并不能就代表后世所有笛曲，一篇《洞箫赋》的描绘也不足以作为箫的典型，我们只是要从两篇词赋中，看到两位名家对笛箫的不同认识，看到笛箫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确实具有这不同的意象。无论笛还是箫，都是我们民族重要的传统乐器，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它们中都寄寓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风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仔细观察的话，不难发现，喜欢传统文化的人，很多也都喜欢笛箫，甚至会演奏笛箫。比如汉服社就总有会笛箫的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事物中，很多也都带着笛箫的影子，比如中国风、古风歌曲里的笛箫伴奏；而在一些古装影视作品里，就更少不了这些古典元素的出镜了。由此可见，流传了八千年的、比文字诞生还要早的笛箫，确确实实的早已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学习演奏笛箫，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拾遗；尊重与赏析笛箫，就是认可与接受传统文化的洗涤。更可贵的是，笛箫比起古琴古筝来，绝对算得上是大众乐器、低成本了，但其文化品位又绝不逊色与琴筝，阳春白雪可得其深远，下里巴人亦可得其抒意，可清高可烟尘，可华丽可质朴，可高亢可圆润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心境，总能在笛箫之中得到抒发。我表达的可能不是很到位，林克仁教授的《中国笛箫史》中这段可能说的更为准确：“箫笛，两头看竹管是圆的，横面看每个孔也是圆的，它象征圆融与和谐。箫笛，内通人气，外化大气，发音奇妙，老少咸宜。箫笛，吹尽人间悲欢，吹透千古幽情。一支箫笛记载着多少四时炎凉，承受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”

就算现在传统文化收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，笛箫的生命力也依旧旺盛。古装剧里，适时地一曲笛箫，可以瞬间把观众带入氛围，大大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。现代音乐里，加入一两句笛箫，关键点上突然响起，有时如点睛之笔，能让人浑身精神为之一振。毕竟传承了千年的笛箫，每个国人的骨髓里都有着它的印记。如果有一天，人在异乡，驻足在某个月下，或许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笛声，找到共同的文化归属与认同。笛箫，承载了文化的它们，应该可以算作是这么一种符号吧，只要是同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的人，都应该能借着这么一个民族符号而彼此接近，彼此交流。

真的很幸运，有这么一种乐器，它能寄托我的情感，让我能在空旷的高山头，吹出一曲豪放；能在无边的草原上，吹出一曲苍茫；能在竹林的小溪边，吹出一份恬静；能在乡间的古道旁，吹出一曲悠然；能在繁华的都市里，吹出一曲洒脱；能在广阔的星空下，吹出一曲寂寥。现实中的笛与箫，寄寓着少年的江湖梦，寄寓着我心中的剑与刀。